

月出
金盃客座談話

腦盒客座談話

客問

倫敦有急事
亦發號外否

答曰。號外者。晚報不發達國之把戲。倫敦晨報十有一。而晚報亦六。其售價一辨士者。四。售半辨士者二。售半辨士者。一曰「夕報」。一曰「星報」。分隸於保守與進步兩黨。每日各銷七八十萬分。晨報早四時已載送火車。而六時則遍於街頭。所謂晚報者。早上十時發初刊。中午添入要聞發午刊。由是而下午二時四時六時。皆添入要聞。改動行次。發三刊四刊五刊。至七時半而終刊乃出。終刊於要聞欄前。預留空白。倘出板後尚得要聞。則排小板。以特別手機印上。戰時夜間九時與十二時又印戰刊。雖名戰刊。仍爲大張全分。無所不載。蓋平時六次者。至此乃七次或八次耳。戰時晨報社亦間有夜間增出戰刊者一辨士之四報。次數略減。每日止發刊三次或四次。銷數亦在二三十萬分以上。無論晨報晚報。每次刊布。皆先印其中最要新聞一二端。用拳大字粒。刻於白紙或黃紙之招帖上。售報店前。遍豎招帖之牌。賣報路口。遍鋪招帖之紙。叫喚賣報人之手中。亦各

曳招帖數紙。憶辛亥武昌革命突起。亘兩三月。每日晨報與晚報之招帖上。均五光十色。大書中國革命消息。晚報六七當時不止六七家。招帖時更動色相視。更迭出探。鼓掌馳報如狂。每適鬧市。坐街車上行二三里。見數百處黃白雜糅之招帖。動身時見甲城將下者。途中疊見甲城已下。乙處響應。至市上。又見丙省獨立。其爲狂迅震動。不可思議。故東京市上之鈴鐺。望平街口之人牆。比較而想。各有風味。但望平街之人牆爲至暫。聞時較彼行望平街如行墟幕間嗚呼中國之報况東京鈴鐺亦遲久而一動。不若彼於世界。幾乎每週皆若有大事。招帖林中。時時表顯其發狂。

客問

所謂晨報與晚報之招帖爲狀若何

答曰。其尺寸大小。適類於上海報紙之一板。假如中華新報每日三大張。而倫敦報紙之招帖。恰得半大張。前已說明。或用黃紙。或用白紙。而「星報」與「夕報」兩晚報。有時有即用其舊報者。專載新聞之一面。並無廣告等之粗花大字。則以拳大字粒刻其上。遠望亦不礙眼。然此特半辨士之通俗報紙爲之耳。若高等大報。如「太晤士」

等。皆極爲講究。有時套印兩色。插畫甚多之諸報。尙印放大最要圖畫於招帖之上。譬如上海中華新報。亦仿用招帖。則爲狀當如左方。

星 期 四

中 華 新 報

黎 大 總 統

特 將

銀 裝 鏡 邊 之 小 影

特 贈

日 本 公 使 林 權 助 氏

中 華 民 國 六 年 二 月 一 日

觀於上圖。略見倫敦報紙招帖之形似。嗚乎。中華新報在上海。承讀者諸公之雅意。相待尙不薄。然全日消數。不及萬分。倫敦「郵報」一家之招帖。且有數萬。一錢不取之招帖。其紙數尙多於上海數家報紙之數也。

客 問

所謂報帖之牌。滿於賣報店之門前者。爲狀不知若何。若如上海煙紙店之模樣。牌將置於何處。請言其詳。

答曰。上海店鋪。雖近來逐漸改從西式。然舊式鋪頭。與西方大異其趣。非如北京琉璃廠南紙店之形狀。略似西洋文具鋪。上海之煙紙店。則純粹南方舊式。櫃台之一角。放

着七八分報紙。雖比較內地。已如鳳毛麟角。得此裝點文明。感念吾國文化之程度。涕極。不得不破以爲笑也。雖然。若以連帶而想西洋之賣報店。則謬以千里矣。西洋賣報店。十八九皆兼售文具。故吾適纔想及琉璃廠之南紙店。略似其文具店者。即文具店與賣報店。兩相映帶於吾之腦中也。而文具賣報店之大者。間亦代售書籍。上海朋友



若欲留一形貌相似之意影。則四馬路就華式房屋。改良而裝門窗之書店近之矣。亦文具書籍陳列滿窗。僅少窗脚下之報帖牌。玻窗門前之懸報架。裏面櫃台邊之攤報檯耳。然此種書報文具店。亦不過局面甚大之街市方有之。本欄草繪一圖。乃倫敦文具賣報店之普通式狀。而每街爲有數家者。觀其窗腳下列有報帖牌六七面。兩面大玻窗內亦各懸一報帖。店之中

間入口玻窗兩旁。則懸鐵絲架。各報橫摺。層列而插其上。所插必有十餘種。每種各數分。客有懶入店內報檯取報者。即可拔自架上。投錢於櫃。忽忽而行。店中人則將新報時時增插於架。報帖牌亦隨時更換。每牌有黏貼十許層者。

客問

然則西洋之煙紙店。
與報紙並不作緣矣。

答曰。上海之煙紙店。自是一種特別相連之營業。且多兼換銀洋。西洋固無銀洋之可換。而紙亦不同。煙亦不同。上海紙店之紙。西人視之則原料而已。別有售賣機關。不登於市肆。市肆所有。則文具店中之信箋稿本。已製成尺寸者耳。煙則上海固亦多有兼售紙捲雪茄者。然西洋紙捲雪茄。則爲一種單獨營業。不與紙張有連帶關係。煙店之多。亦每街必有數家十數家。夜深燈火通明。達於亥正者。惟酒店煙館糖店而已。餘則十八九皆八時或十時閉門也。無巧不成話。西洋小街之下等文具書報店。因開銷大不易。多有兼售香烟糖食。及小孩玩具者。然則亦不能謂西洋報紙絕不與煙紙作緣。蓋文具內有紙。兼售香煙。則又有煙也。一笑。

客問

西洋幣紙劃一自無兌換銀錢之必要。但日本尚有兩替店以換多額之貴幣。謂西洋欲挾一多額之貴幣。購買最少數之物。則又何如。

答曰。英之金鎊。法之二十佛郎金錢。與德之二十馬克金錢。僅抵華幣十元左右。在彼人之目中。止看做華銀一餅。假以華銀一餅。向賣菜者購菜兩三角。欲令找錢。大都有難色。若購數十文之物。交涉於負販之人。更無找換之事。在西洋單購數十錢。值英幣一辨士之物。而以金鎊使人找錢者。固屬甚少之事。然遇不得已時。較大之菜攤。亦能欣然樂受。否則彼亦必能代向近處店鋪換得零錢也。若數至兩三角。值英幣六辨士之物。挾中國一元之銀餅。找換有難色者。彼挾十元之金鎊。無不找換自如。毫無爲難之紙幣。雖間有一鎊之數。而全世界通行之英倫銀行票。則起碼五鎊。約合中國五十元。而找換亦甚便利。即有人不願使人爲難。欲得零錢以買零物。最便之法。即持五十元紙幣。向郵便局購郵票三角或五角。即隨意找得零錢。郵便局固數十百步之內。即可得也。

客問

郵票用處甚狹。非人人所需。因換錢而費買之。豈不空闕。

答曰。購郵以換票零錢。原不過特別之一法。非人人所必爲。因要求找換可。直向路旁大店乞換亦可。各法皆便。惟大都必犧牲短時之柔言怡色。往往有時非所願。不若郵便局之直接。因郵便局零錢既多。且略有應當收兌國家紙幣之義務。至於吾人之觀念。以爲郵票非人人所需。則彼中人必至不解所云。因卽數齡兒童。亦艷慕與親長通問。故中人之家。每父母與其兄弟通候。其子女亦作書請安。斷無附入父母信筒之理。必向父母乞得郵票。另函發之。父母亦欣然給與。且導之數爲。比鄰小兒女之相見。各屈指而數其所發之信。多則以爲榮。面有得色。不如人者色頓沮。故居家晨起而無郵。夫捺鈴打門之聲。衆皆鄙笑之。

客問

西洋既通信如此之盛。每家必有郵筒。何必再有捺鈴打門之事。

答曰。各有郵筒固矣。即無特別受信信筒者。於門之下半正中。必有一狹縫。精銅飾之。以便納信。即報紙等亦可塞入。然郵夫既將郵件送入特別之受信筒。或普通之門縫內。有鈴者捺鈴。無鈴者叩其門環。門有一環釘在門之正中。或圓或長。形式不一。或銅或鐵。皆鑄成花紋。頗有高價者。專爲叩門之用。皆報知室內。使

其急往受取。捺鈴與叩環。有一定程式。重且聲急。連爲兩次者。郵夫也。猛作一響。送達商品等之粗人也。輕響一次。其聲甚微者。類似乞丐者也。輕輕疾擊四五次者。賓朋也。或則有身分者也。故若叩門捺鈴之法有誤。往往受婢僕之輕藐。其人望信也殷。在床上聞門鈴猛擊兩下。必披衣急起。或卽不急盼信。聞此聲者。亦公認爲非惡聲。故枕上聞郵夫叩門聲。晨餐桌上在食器邊看晨報。皆早起第一樂事也。

客問

君言倫敦夜深。百肆皆閉。惟煙店糖店酒店仍燈火通明。開至夜半。是無怪上海半夜煙紙店亦於大門開一小竇。售賣紙煙矣。東西洋吸煙之風。何其盛耶。

答曰。倫敦吸煙者固多。然所以每街各有數家或十數家者。其惟一原因。則因倫敦人口七百萬。需求甚多之故。倫敦所售之烟。如強盜牌三砲台之類。與上海所售者十八九相同。惟同一品物。較上海之價昂數倍。其物運輸三萬里。來自倫敦。售價反遠廉。則傷心之事。固因關稅不能增抽。而烟店亦不能抽特別之捐故也。倫敦烟稅則重徵之。烟店又重捐之。故上海售一角之烟。倫敦出產地反售三四角耳。惟生活程度彼此相較。上海亦遠下。縱使烟價較賤。不應吸烟之程度。反超過倫敦。乃吾所見之現像。則竟

有如此最可痛之事。西洋除俄國之女黨員。及西歐之妓女等。間有吸烟外。而一般婦女。皆以吸烟爲可恥。貴重之婦人。決不入車船之吸烟室。在宴會之客室中吸烟。必告罪於女賓。得其允許而後可。大都至吸烟時間。女賓皆散往別室。不料行至新嘉坡。卽見上等華僑家中之婦女。與客同一爲吸煙之酬應。上海亦有名門婦女。對客口含紙烟。自以爲寫意。其實口中銜烟之情狀。若令本人對鏡自照。亦必忍俊不禁矣。噫嘻。

客問

酒店之式狀。亦與上海之馬。上侯言茂源相同否。

答曰。雖頗不同。然法國之酒店。則列桌而飲之情況略相似。中國舊日小城。有倚櫃而飲者。恰與英國酒店同一風味也。雖英國酒店之裝飾。自然不與中國之酒店相同。然酒者中除內部間有特別一二小室外。其普通飲法。皆倚櫃而飲。英國酒店之裝置。適於街角。故英國城市所有之四達或兩達之街角。無不爲酒店所占。譬如上海福州路與湖北路之四達街角。繡雲天長樂茶社。薈芳茶社。與大新旅館。幾乎莫不當爲酒店也。蓋所占者爲街角。則可數面開門。室心圍一半圓之櫃。當墟酒保。與當墟酒婦。三五

立其中。每門所入。與別門所入者。隔以板屏。各不相見。而皆達於半圓櫃之一面。每門所入之餘地。普通約有五六尺見方。前有櫃。後有門。門皆玻璃。隨入即關。左右有板屏。恰似豬欄。



然飲者立其中。少則三兩。多則十許。各置酒盃於櫃上。錯立而飲而談。其樂陶陶。有立至三四小時而不倦者。酒店等級不同。高等人入飲之店。為數頗少。十有七八。皆為工人流氓等之娛樂場。此等人棄其妻孥之養而不顧。樂此不疲者。大略與昔年我國小烟間之羶聚相似。本欄所附之圖。即倫敦普通酒店中有若豬欄之一角也。櫃內立當爐女子兩人。飲客三人在櫃外。凡中下之酒店。當爐者皆女子也。

客問

英國酒店之當壚女子。亦如向日
小煙間坐櫃婦人有誨淫之意乎。

答曰。此純然不同。西國男女之交際。與吾人大異其趣。驟然而以吾人舊習慣。評斷而稱之爲貞爲淫。皆屬隔膜。蓋全社會之組織既異。自然同一舉動。而變成行爲者亦異。今之新人物。既以其自國之舉動。行其放僻邪侈。復來取外國舉動。可助其放僻邪侈者。保障其行爲。其實他人有如是舉動。不必定有吾人行爲。吾人近日效法他人。尙無大謬者。如慈善會之貴女售物。幸猶少有人詬爲招引游蜂浪蝶。執此點以評新舉動。庶得思過半。但此爲別一大問題。當俟有機會。另詳述之。至於酒店之當壚女。不過因西國近時女子受教育者既多。羣起而奪男子之職業。故英國如辦公處之書記。郵政電報局之助手。商品店之夥友。飲食店之侍者等。半爲婦女。而酒店從同。如謂酒店之當壚女。絕無與飲客鬧成曖昧者。此亦非事實。但此當作爲別一問題論斷之。即教堂之牧師。亦或與祈告之信女有邪緣。不可指凡入教堂之信女。皆爲奔婦也。總之英國酒客之倚櫃而飲。僵立三四小時。不以爲倦者。無非結成一種習慣而已。故有種酒店。

純用於思於思之酒保。亦飲客滿室。儘有僻冷酒店。妙女當壚。而立客寥寥。故當壚女子之問題。絕不與於其人之酒癖也。

客問

僵立而飲。有何趣味。真所謂
蠅蛆甘帶。別有性癖者非歟。

答曰。此中沈湎糟麪者。固有一二。大多數亦不過工餘之暇。方聚以類。談說無稽。藉增笑樂。又或有失業無聊。尋友一醉。既澆醜礪。又詭消息下流之社會。甚有舉家轟飲鄰店。男女雜沓於豬欄。自矜至樂。最近數年。禁止十四歲以下之兒童入飲酒店。於是當星期六日之夜。飲興最狂時。往往羣母飲於門內。嬰孩之車數輛停門外。巡警默然有莊容。去車數尺而立。邪睨諸孩。若爲照料。亦若怒其荒唐。幸而西國小孩不畏生人。亦不數啼。或熟眠車中。或各坐車內。兩孩相對。微微作笑。偶有呼噪者。母或携盃出門外。就車微飲其孩。倘若有高等人經過瞥見之。似有不贊成之色。然亦不顧而去。余寓傭婦有子。失業已有年。無錢買飲。然常日立近處酒店門外。與同病者錯立雜談。時或有人招飲。亦即入得半醉。其母希望彼能赴坎拿大作工。彼不願往。嗚乎。幸而到處酒店

內外。此等衣冠敗舊。戀戀不願離鄉。以窮餓博一飲趣者。尚多其人。否則若各有野心。外殖。彼之政府與社會。固正多方誘導。冀其出走。則每一酒店門外。僱立之客。一至其可以侵欺之鄉。其身分固立變爲洋大人。目中所見者其人甚多其僱立之腿。立變爲外國火腿矣。

客問

素聞西洋消閑廢業之地。則爲加非館。英國於酒店之外。尚有加非館乎。

答曰。英國在倫敦等之大都會。自然亦有加非館。然式狀與大陸之所謂加非館。全不相同。英國之加非館。外貌與上海泥城橋之巴利飯店等略相似。皆關窗閉戶。聚坐於室內。入加非館者。皆富商遊客之類。絕不普通於一般之人民。另有茶店一種。皆集大公司而設。每一牌號。其門面之裝飾。內部之位置。一切相同。全城開設百十處。如是之茶店。在倫敦有三大公司。各有百餘分店。如上海南京路及福州路等街。每隔數十家。必設一分店。清淨之處。卽如楊樹浦徐家匯等。亦必有其分店一二。此雖名爲茶店。實則加非等之飲料皆有。所專賣者。則爲麵包餅食。西洋人視之如餛飩炒麵湯糰燒餅。

之類。吃點心者入之。市上盈千累萬之店夥。或市外之工女學生等。飲食節儉者。午夜皆依時就食焉。故此等茶店。午間尙有有限定十餘種之肉食及補丁等。以供簡便之午餐。如是即名之爲飯店亦可。正式小飯店如上。每番菜館之類。者又在此茶店以外到處開滿。最近之十年。開設此等茶店公司者。皆占資百兆。賞錫勳爵。其一即爲猶太人。賞錫勳爵之故。因備辦軍用麪包等。能應期候。爲有功耳。歐戰既開。此猶太人之茶店公司。又承辦麪包餅食。倘協約國勝利。此猶太人又當晉爵矣。此猶太人亦如滬上大滑頭。善設繡雲天新世界等別開生面之娛樂場。彼將所謂茶店。提出十許處。皆裝飾格外華麗。與向有之大加非館相似。而價則極廉。故尋常茶店。本鮮有爲消閑而至者。而彼十許大茶店中。年來居然士女如雲。頗有大陸加非館之風味矣。然仍關窗閉戶。終不如歐洲大陸上加非店之暢爽也。

客問

歐洲大陸上之加非館。爲狀若何。

答曰。歐洲大陸上街市之狀況。格外見其美麗。而巴黎以二百萬人之都會。其鬧市之

繁華。居然似勝於七百萬人之倫敦者。蓋有數點。倫敦之外貌。頗與上海南京路之河南路江西路間一段相似。今河南路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之大建築。亦可比於倫敦之鬧市。然英人闢路。吝惜地面。上海之馬路。可比倫敦。決不能比巴黎與柏林。巴黎街道開闊。路旁水泥之道。往往較南京路水泥道三四倍而闊。且遍植路樹。金碧樓臺。掩映於綠樹叢中。此比較一美麗也。英國市中建築。大都與黃浦灘一帶相似。然皆高下參差。且三四層而止。大陸則普通七八層。每一街市。大都房屋高下相同。崇樓聳漢。雕欄彌望。此比較二美麗也。其第三層之比較似繁華者。則加非館亦增形式上之美麗。足以炫耀於俗目。大陸加非館之式狀。在上海無可形容。因即上海昇平樓青蓮閣等惡俗之茶館。亦如英國茶店。陳座於室中。非入門登樓。莫能見其飲客之雜。選大陸加非館。皆設於平地。樓上往往爲客店。百窗洞開。門戶不設。室中每爲浩大之廣廳。設座千百。延及門外水泥道上。亦設桌三四重。千百其坐位。檐前遍懸大號弧光燈。夕陽在樹。電火萬千。紅男綠女。擠坐千人。數百步之間。街之兩面。六七加非店相對雜設。則狂恣情形。有如日日遊山。天天賽會。感於腦影矣。

客問

粘坐加非館。與南人之粘坐茶館相似。不知此中究何意味。

答曰。無論加非與茶館。皆不過一種風俗上之習慣。有如乾燒紙煙。焦唇涸舌。靡鉅億之金錢。爲貧國之漏注。然嗜此者皆不知所解說而爲之。茶與加非。所嗜更如醉翁之不在酒。不過習於羣聚之熱鬧。若以爲此中有可樂者而已。如茶館之有流妓。加非館之有妖婦者。皆爲少數。姑可弗論。其餘大陸加非館之作用。無非會友消閑休憩談事等等。大略正與上海之茶館相似。上海茶館則有燒餅饅頭瓜子花生等之佐助品。加非館亦不過加非其名而已。其實奶茶汽水皮酒冰漿等。色色俱有。彼此不謀而合者。上海茶館有星命乞丐。賣書報賣糖果之人。加非店亦有報紙玩物豎蜻蜓打虎跳拉洋琴等各種把戲。沿水泥道上之客座而活動。卽我湖北天門縣賣紙花者之小孩。亦時時出現於巴黎等處之加非館前也。茶館與加非館爲下等之娛樂。自不待言。然偶有一部分。有若吾鄉昔年書院課生之會談。詩畫朋友之聚晤。實足稍補文明俱樂部之缺乏。大陸加非店。亦儘有文士學生等之集合蹤迹。十七八固爲消費時日之社會。